



铜马鸣沙 丝路长歌

□ 同 珂

走进甘肃省博物馆的展厅，喧嚣声被隔绝在外。玻璃展柜中，铜奔马静静伫立，三足凌空，一足轻踏飞鸟，身姿矫健，飘逸非凡。千年岁月未能将它剥蚀得面目全非，反而增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。青铜的肌理泛着温润的光泽，不见锋芒，却自有一种穿越风沙的磅礴气势。每次驻足凝望这尊文物，我仿佛都能听见跨越千年的驼铃声与骏马的嘶鸣，看见丝绸之路上往来奔走的身影。

初次遇见铜奔马，是多年前的盛夏。彼时我跟着长辈去往甘肃武威，路过雷台汉墓，又专程来到省博。初见时只觉得铜奔马造型新奇，骏马昂首扬尾，马蹄下的飞鸟回首惊望，动静结合，巧夺天工。讲解员说，这尊铜奔马出土于雷台汉墓，是东汉时期的杰作，原型便是西域闻名的汗血宝马，它不仅是一件青铜雕塑，更是整个丝路繁华的缩影。那时我年纪尚小，只沉醉于它灵动的姿态，并不懂一尊铜马为何能成为丝路的象征。

后来我多次西行，踏过河西走

廊的戈壁荒滩，走过敦煌的大漠边关，渐渐读懂了铜奔马身上承载的故事。遥想千年前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打通了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通道，漫漫丝路自此商旅不绝。大漠之上，黄沙漫天，一支支驼队与马队结伴而行，中原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被驮向西域，西域的良马、瓜果、香料顺着古道传入中原。汗血宝马便是这条道路上最珍贵的馈赠之一。

在汉代，良马是守卫边关的基础，也是商贸往来的依靠。戍边将士骑着骏马镇守疆土，抵御侵扰；往来客商骑着快马穿越戈壁，跨越险滩。烈日炙烤着戈壁，狂风卷起漫天沙尘，行路之人以天为被、以地为床，马蹄踏过碎石，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印痕。工匠用青铜定格下它飞奔的瞬间，那凌空姿态，是对自由的向往，也是对前路的期许；轻踏飞鸟的巧思，更是古人浪漫的想象，仿佛这匹宝马能挣脱大地的束缚，驰骋于天地之间。

我曾在戈壁深处偶遇当地老人，他指着远方起伏的沙丘，说起

祖辈流传的丝路旧事。从前的商队从长安出发，一路向西，武威便是重要的驿站。在这里，商人歇脚补给，交换货物，休整马匹。街巷里胡汉杂居，口音各异，中原的织布声、西域的胡乐、商贩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，一派热闹的景象。而骏马，始终是古道上不可或缺的小伙伴。它们耐得住饥渴，扛得住风沙，载着行囊与希望，往返于万里长路。雷台汉墓的主人，便是驻守此地的将领，这尊铜奔马随主人长眠地下，默默守护着一方土地，也铭记着丝路上的烟火与繁华。

再次站在铜奔马前，我的心境早已不同。展厅内光线柔和，青铜骏马沉默不语，那些尘封的记忆却在我脑海中一一浮现。我仿佛看见风尘仆仆的使者手持旄节，策马前行；看见满载丝绸的马队，迎着朝阳踏上征途；看见夕阳西下时，旅人牵着马匹，在驿站歇脚，袅袅炊烟驱散了大漠的孤寂。风霜侵蚀了古道，掩埋了足迹，这尊铜马却穿越时光留存至今，把千年前的勇气与坚韧，完整地传递给后人。

我的家乡有一所中学，很小，四四方方的，是旧时大户人家的四合院改建的。一道矮矮的黄土墙的墙根处堆满了仙人掌，像身披绿铠甲的卫兵，举着尖锐的刺刀。

学校里，一圈艾草围出了一片洁净的小操场。少年们在操场上奔跑、欢笑，黑亮的头发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，英气极了。身旁茂密的艾草在初夏的阳光下散发着特有的清香，香气里透着微微的苦味。艾草的叶子是淡绿色的，煞是好看。

女孩子们玩累了，三三两两坐下歇息，斯斯文文地喝水。那水是拿艾草的嫩尖熬的，熬好了再放一点白糖，微微微甜，清凉解渴。

体育老师和男孩子们在操场上摔跤。体育老师瘦筋筋的，却力大无穷，几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把那些个头刚长起来的男孩子一个个拖抱起来，丢小鸡似的放到松软的沙地上，又腰笑道：“服不服？不服再来！”

突然，他望向操场外，痴痴地，像被谁施了定身术。孩子们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小艾，她正穿过一片盛开的蓝鸢尾，往教室走去。清丽的女子，蓝衫绿裙，笑意盈盈，像一株清新的艾草。

端午节快到了，我们要和小艾老师一起过端午。

小艾老师在班上宣布这一喜讯时，我们欢呼雀跃，像叽叽喳喳的鸟儿一样。

体育老师也申请加入，温柔的小艾老师笑吟吟地默许了。他乐颠颠地满沟渠里摘芦苇叶。芦苇叶油绿肥厚，用长长的芒草捆扎起来，一沓一沓的，他肩扛手提，兴冲冲地送到小艾老师面前，人和芦苇叶都沾满了清晨的露水。



艾草深处粽飘香

□ 米盈旭

小艾老师的宿舍门前摆着一只大木盆，盆里泡着煮好的芦苇叶。我们的眼神掠过艾草和鸢尾，齐齐落到大木盆里，心中欢喜，要包粽子啦！

星期日是端午节，我们回到学校的小操场上包粽子。十九个孩子，两个老师，一个不少。

听说老师要带着孩子们包粽子，朴实厚道的母亲们欢喜不已。在农妇们心中，老师比案几上的菩萨还要重要几分。是呀！老师能带着她们的泥巴娃娃走出瘦瘠贫薄的小村，走上繁花似锦的康庄大道，走出体面安逸的阔达人生。老师如此爱她们的娃娃，农妇们简直受宠若惊。她们搜罗着老屋的犄角旮旯，想翻出一点儿像样的东西，让孩子带到学校去。

少年们鼓鼓囊囊的书包里，被热情的母亲们塞满了黄豆、干红枣、瓜子仁、花生米、葡萄干……班里的桃桃怯生生地掏出一包棉线，说是奶奶让她带给老师缠粽子用的。小桃是孤儿，跟着奶奶长大，十四岁的少女，瘦小干巴，像一株营养不良的庄稼苗。

小艾老师买来糯米、大米、蜜枣，在那个年代，这些吃食在乡下孩子眼里简直是珍馐佳肴。身着土黄、茜红色布衫的我们，把穿着白衣裳的小艾老师围在中央，亲亲密密的，像一朵花，团结，友爱，清香。女孩子们和小艾老师一起笨手笨脚地包粽子，男孩子们和体育

老师在操场的一角架起地锅，燃起松枝，准备煮粽子。

粽子煮好啦！米香裹着枣的甜香弥散开来。清风拂过，艾草香缠绕上来，我们被粽香和艾香沾染，欢声笑语四处流溢，与艾草的清香交织在一起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又一个端午节

这些年，我走过不少丝路遗址，看过斑驳的烽燧、残破的城垣，绚丽的石窟壁画，而铜奔马始终是我心中最特别的存在。它没有繁复的纹饰，没有华丽的镶嵌，仅凭浑然天成的造型，诉说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。它不只是一尊冰冷的文物，而是一位忠实的记录者、一匹永不疲倦的天马，伫立在时光路口，回望万里丝路的繁荣与沧桑。

如今，大漠仍辽阔，古道换新颜。曾经的黄沙险路，变成了通衢大道，中外交流愈加密切。铜奔马作为丝路文化的符号，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。每当我望向它昂扬的头颅，心中便涌起无限感慨。千年驼铃渐远，骏马长鸣不息，这匹跨越岁月的青铜之马，承载着文明互鉴的初心，也见证着生生不息的丝路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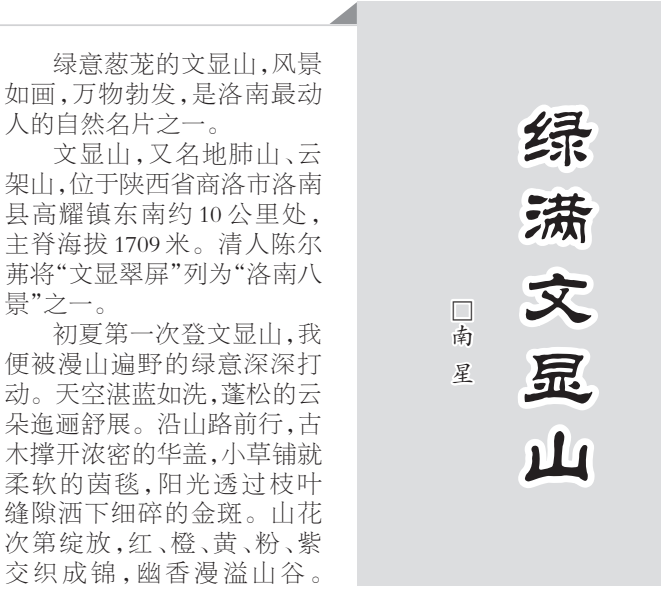
风沙漫卷千年路，一马飞驰贯西东。铜奔马静静矗立，无声吟唱着一曲永不落幕的丝路长歌。我们循着它的足迹，回望过往，亦带着这份古老的热忱，奔赴崭新的远方。

临近。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粽子使我想起了艾草，想起了在艾香里吃粽子的少年时光，想起了分散在茫茫人海中的小艾老师、体育老师和同学们。你们还好吗？我多想回到那个长满艾草的校园里，再和你们包一次粽子，让艾草的香气，继续把我们环抱……



荷间小憩

翁桂涛 摄影



绿满文显山

□ 南 星

绿意葱茏的文显山，风景如画，万物勃发，是洛南最动人的自然名片之一。

文显山，又名地肺山、云架山，位于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高耀镇东南约10公里处，主脊海拔1709米。清人陈尔弗将“文显翠屏”列为“洛南八景”之一。

初夏第一次登文显山，我便被漫山遍野的绿意深深打动。天空湛蓝如洗，蓬松的云朵迤迤舒展。沿山路前行，古木撑开浓密的华盖，小草铺就柔软的茵毯，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下细碎的金斑。山花次第绽放，红、橙、黄、粉、紫交织成锦，幽香漫溢山谷。鸟儿在枝头啼鸣，清脆婉转。山风从谷底吹来，吹得满山枝叶簌簌作响，汇成山的絮语，像一首传唱千年的古老歌谣。云影掠过山坡，深浅不一的绿便随之起伏流转，灵动鲜活。

群山苍茫，峰峦起伏，幽谷深壑绵延至天际。山南是悬崖绝壁，一条小径凿壁而下，上有危岩压顶，下临万丈深渊。小径旁的山洞里，一泓清潭幽深静谧，潭边尚存一间旧时小屋。文显山不仅风光秀美，更藏着厚重的人文底蕴。五代后周时，文显山孕育出流传陕豫的侠义传说——“高耀子筑寨”。侠士高耀子，依托蟒岭群山天险，于云架山顶垒石夯土、修筑堡垒，凭一身侠义守护山间百姓，扶危济困、抵御侵扰，深得乡邻敬重。大宋立国后，朝廷派兵平定四方，高耀子为保全族人、护佑一方安宁，令其子高怀德归顺朝廷，自己则于山巅观星台以身殉义。后人感念其赤诚侠义，便将山下集镇定名为“高耀镇”。

拾级而上，一道历尽沧桑的残破寨墙横卧山脊。残存的寨墙高约5米，辟有一道寨门供人出入。穿过寨门，便是文显山古寨遗迹。环绕古寨的寨墙留有十余处垛口（炮

眼），曾架设生铁铸造的火炮。寨内原建有玉皇殿、祖师殿、禹王宫、龙王庙等建筑，还立有数通记载城寨历史的碑刻。清中州进士卫文焕撰碑云：“若文显山，其亦分华岱之余波，而擅诸山之名胜者乎。是山嶽然起于苍莽之中，驰奔云矗，上下盘折数十里，群峰环列。……游客骚人，登其上，手攀日月，足踏云霓，超然世外，别有天地。或行吟于岩壑，或留咏于峭壁，任意盘桓，往往数日不归。”清人所撰《文显山庙碑记》这样描绘山上庙宇：“当山之巅，遥望轻烟拂罩，彩云缭绕者，玉皇殿也。由殿右西下而东折，履巉岩、披蒙茸，石泉涌出者，龙王洞也。由殿左东下而西折，空中有殿，殿上有阁，楼台参差者，祖师洞也。不数武，石檐高耸，天然结构者，诸圣洞也。”

站在文显山之巅，群山连绵，巉岩千仞，翠色灵动，云雾怡然。放眼望去，山以绿为魂，新绿、翠绿、深绿、墨绿层层叠叠，从山顶肆意铺展到山脚，汇成一片浩瀚的绿海。

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。一座文显山，半部蟒岭人文史。苍苍莽莽的文显山，既是陕豫的天然屏障，也是深藏秦岭腹地的活态史书。

云端舞者

□ 李全伟

六月的南方，暑气已盛，空气里裹着灼人的热浪。大桥下，江水泛着粼粼波光，静静流淌。炽烈的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射在桥面上，一群桥梁养护工人早已穿戴整齐，系紧双钩安全带，顺着狭窄的爬梯一步步登上百米高的索塔，在纵横交错的钢索间穿梭，如云端的舞者。

远远望去，林立的斜拉索凌空舒展，如巨琴之弦，在城市上空错落交织。高空作业车的吊臂缓缓升起，狭长的作业平台悬在半空，随风晃动。这不足两米宽的平台，便是他们临时的工作台。平台边缘，涂料桶、缠包机和检修工具被粗麻绳牢牢固定，防止被疾风卷落。

一身鲜亮的红色工装裹着汗水与热忱，在湛蓝天幕下格外醒目。他们的帽檐压得很低，脖子上搭着被汗水浸湿的毛巾，厚实的帆布手套磨起毛边，指尖凝着干结的油漆。

防腐涂装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细致活。工人先蹲在平台上，握着钢丝刷一点一点蹭掉钢索表面的浮锈与灰尘，铁锈碎屑簌簌落入江水，转瞬无踪。接着侧身悬在钢索的狭窄空隙间，一只脚稳稳踩住平台边缘，另一只脚虚抵着钢索保持平衡，整个身体几乎探出平台。操作自动缠包机时，他们的腰弯成一张弓，手指却稳稳地操控着机器，将防护胶带严丝合缝地缠绕，一圈叠着一圈，没有一丝空隙。高空风势变幻不定，疾风刮来时，他们便停下活计，双手死死攥住钢索，等风势稍缓再继续。涂料顺着钢索缓缓滴落，溅在额角上，再顺着脸颊流进脖子，又被汗水冲得模糊，留下红白相间的印子。

烈日炙烤下，钢索被晒得滚烫，隔着厚手套都能感觉到灼意。汗水从黝黑的皮肤里沁出，顺着眉骨滚落，砸在平台上。陈师傅侧身站在斜拉索旁，前臂青筋暴起，黝黑的

胳膊上布满深浅不一的晒痕。他身后跟着刚入行半年的小刘，小刘动作略显生涩，握缠包机的手微微发抖。

“机器转速再调慢些，手别抖，跟着钢索弧度走。”陈师傅的喊声被风吹得七零八落。他挪到小刘身边，用身体挡住迎面而来的风，粗糙的手掌覆在小刘的手背上，手把手校正握持角度：“涂层厚薄要匀，每一圈压住上一圈的三分之一，不然雨水渗进去，钢索还是会生锈。”小刘用力点头，咬着下唇调整呼吸，手指渐渐稳了下来。陈师傅满意地点头，顺手扯下脖子上的毛巾，帮他擦去脸上的汗渍。

没人歇手，大家各司其职：有人蹲在角落，握着搅拌棍用力搅动红漆，桶壁结着厚厚的漆垢；有人扛着沉重的机具，在摇晃的平台上挪动；有人拿着小锤子，沿钢索轻轻敲击，侧耳听声，判断内部锈蚀；还有人逐寸检查刚缠好的防护层，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缝隙。

桥上车水马龙，轰鸣声从脚下传来；桥下江水滔滔，拍打着桥墩发出闷响。每一根拉索都是大桥的命脉，系着千万路人的安危。日复一日，他们重复着登高、除锈、涂装、检修的工作，风吹日晒是常态。人们路过大桥，只会惊叹它的雄伟，很少有人抬头仰望这些高空中的身影。

他们来自市井街巷，是儿子，是丈夫，是父亲。脱下工装，要在菜市场与灶台间奔波，牵挂家中老小；可一站上高空平台，所有心思便都放在了钢索上。红漆一点点覆上钢索，老旧钢索重焕生机。错落的鲜红色连缀成片，成了高空独有的风景，筑牢了出行安全的第一道防线。

云端起舞从不是浪漫的表演，而是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人间烟火。每一份脚踏实地付出，都在编织着城市发展的脉络，都将成为城市前行的动力。



笔墨山河

□ 何浩然

当代书坛，秦老先生是无人不敬仰的泰斗。

数十年深耕笔墨，他的字藏丘壑、含风骨，楷书端庄而不凝滞，行书洒脱而不浮夸，一笔一画皆藏天地气韵。临摹者无数，却始终无人能复刻其字中神韵。少年砚舟便是众多仰慕者中最执着的一个。

砚舟自幼酷爱书法，遍临古今名帖，基本功扎实稳固，可始终难登至境。偶然一次看见秦老的墨宝，温润有力、风骨天成，他心生向往，笃定此生要拜入秦老门下，习得真正的书法真谛。

几经辗转，少年的执着打动了秦老，得以正式拜师，终日守在书斋潜心学艺。

入门师后，砚舟分外勤勉，不敢有半分懈怠。每日天微亮便起身研墨铺纸，日暮星沉仍伏案练字，寒暑不辍，岁岁如初。他用心学习师父的笔法走势、落笔轻重、章法布局，从笔画粗细到字距留白，无一不细细揣摩、刻意模仿。

数年光阴，他的字迹与秦老已有九成神似。摆在众人面前，可以假乱真，同门师兄弟纷纷称赞其勤学刻苦、天赋过人，连业内观者都交口称赞，说他尽得秦老真传，未来可期。

可唯有砚舟自己心知不对。

他笔下的字，工整、规范、毫无瑕疵，却总透着一股僵硬感，少了一丝灵动、一缕气韵、一分鲜活。形似万千，终究神离。日复一日的刻苦模仿，难有寸进，始终无法突破。

长久的停滞，让满心热忱的少年陷入迷茫。他耗费无数心血，却始终写不出师父笔墨里的

从容与磅礴。

一日深夜，书斋灯火未熄，砚舟踟蹰半晌，终于下定决心，捧着习作，叩开了秦老的房门，将心中的怅然坦诚相告。

秦老看着满桌酷似自己却死气沉沉的字迹，并未苛责，只是缓缓抬手，执起一支毛笔，蘸墨落纸。寥寥数字，依旧是熟悉的章法，却笔底生风、字里有魂，舒展自如，浑然天成。

“你可知差在何处？”秦老放下笔，语气温和却字字通透，“书法，以技法为骨、心神为魂。笔画章法皆是皮肉功底，笔墨真正的灵气，从不是模仿来的。”

他望着怅然的弟子，缓缓解惑：“数年来你只知道我字形、学我笔法，囿于我的框架之中，丢了自己的心境、自己的格局、自己的山河。没有将自我融入笔墨，字便是死字，再工整的临摹，终究是附庸他人，难成佳作。”

“学书法者，先学法度，后破法度。师古人、师师长，终究是为了修自己。笔墨承载的是书写者的心境阅历、胸襟气度，千人千心，便有千种笔墨风骨。无自我，便无灵魂。”秦老感慨道。

寥寥数语，如醍醐灌顶，瞬间击碎了砚舟心中多年的桎梏。

他终于顿悟，自己错在一味

盲从模仿，囿于定式，不敢突破。书法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，而是心神与笔墨的相融，是精神气质的落笔生根。

自此，砚舟不再刻意模仿师父的字迹。他依旧坚持研习师父传授的技法，却开始观山河草木、品人间百态，将自己的心境阅历、所思所感融入笔端。

他以秦老笔墨的沉稳风骨为基底，褪去刻板模仿的痕迹，融入自己清逸洒脱的心境，笔法愈加舒展灵动、开阔自然。日复一日沉淀打磨，他的字迹渐渐褪去他人的影子，生出独属于自己的气韵：沉稳处承袭师者风骨，灵动处尽显自身襟怀。

笔墨有魂，字藏山河。

数年沉淀，砚舟的书法独成一派，字形严整又不失灵动，风骨凛然又兼具温柔，既有师门正统的厚重底蕴，又有独一无二的个人特色，在书坛独树一帜。

看着弟子破局成长，秦老眼中满是欣慰。

多年后，砚舟名满书坛，成为与师父齐名的一代书法宗师。

世人问其学书真谛，他总以一语作答：“学百家法度，守一己本心，借笔墨筋骨，写心中山河。无魂之字终是虚，有我笔墨方长生。”